

画个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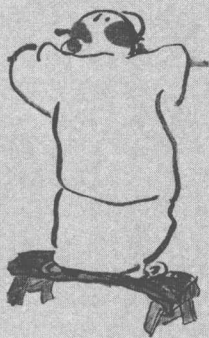
画，是从文字中生长的风景



程维

绘著

畫個人



程维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画个人 / 程维绘著. --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5.10
ISBN 978-7-5500-1544-9

I. ①画… II. ①程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39164号

画个人

程 维 绘著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方 方 游灵通
美术编辑	方 方
制 作	周璐敏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	850mm×1168mm 1/16 印张 15
版 次	201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20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1544-9
定 价	32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5-401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这是本好玩的书，也是本好看的书，文字当然是好文字，画既是作者视为“从文字中生长的风景”，也就自是别有趣。画为“观”，文为“看”，方是“又”“见”，这才是有感觉的书。一个作家能画出什么，或一个画家能写出什么，这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次独特的“观看”机遇。

目 录



自序：画是从文字中生长的风景 / 1

画梦录 / 3

街头记 / 5

墨艳山房手记 / 25

回 家 / 33

双城记 / 34

老余这家伙 / 39

面 具 / 41

虚 度 / 42

做一个比鸿毛还轻的人 / 43

过新华门 / 44

彪悍时代 / 48

寡酒清欢 / 49

他乡的钥匙 / 54

时光驻留的亭院 / 58

明月山记 / 60



酒场老战士老徐 / 62

画外语 / 64

杏花楼与娄妃的猜想 / 71

阳 台 / 77

滕王阁之殇 / 78

坐飞机旅行的诗意 / 95

礼 物 / 98

扎 西 / 101

我在南昌虚度光阴 / 103

我的时间 / 110

雅集墨艳山房 / 112

或许我的思想是轻浮的 / 113

不散记 / 114

“鬼才”八大的南昌断代史 / 120

又 见 / 134

写自己 / 137

孤独者的光芒 / 139

纸生活 / 143

清人的面孔：八大和他的同时代人 / 145

枕玉记 / 161

吟诵诗歌的杀手 / 162

大先生 / 168

勿者·或：王 / 170

在时光中泅泳的鱼 / 176

城门开 / 181

词：天子 / 184

蓝色之约 / 190

随手札 / 192

老 赵 / 211

北京行脚 / 213

令人惊异的三岛由纪夫 / 217

久违了，优雅的书写 / 219

文字的神秘呼应 / 221

一个饱满的女人叙述她如风的往事 / 223

让线条说话 / 225

境由心生，繁花似锦——读程维的画 / 227

后记：仿佛是闲人 / 229

自序：画是从文字中生长的风景



没有想过为这本书写序，这是一本好玩的书，想过几个书名，“后花园”“画梦”“又见”“画事”“闲工夫”“一点色”之类，尽往好玩处想，等到决定名为“画个人”时，才发现自己还真没正经画过个人，都是变形夸张、七扭八歪、傻头傻脑的样子，这难道就是我画的人？与传说中那些龙章凤姿、堂堂一表之輩丁点不挨着，就这么着也好意思算画个人？可不，一下笔我就喜欢这么画，仿佛那人儿是我笔下长出来的，再自然不过，怎么办？好在这些人早在笔里藏着，我在宣纸上

一晃荡，他（她）就迫不及待奔出来了。我细一看，都一些站没站相、坐没坐相的主儿，也罢，谁让他（她）逮上俺手头的笔呢！

这笔原是写文字的，写诗写小说写着写着就拐了道，直往阔地面扑去，把当年扔一边的画技，捡起来抱着就不肯撒手。那边合同都签了的小说写一半便不管，只想让笔墨在素宣上耍欢。停手静下一看，宣纸上画着几个小老头坐截老木上，齐齐地捅着手，懒洋洋晒太阳，昏花老眼却瞄在一公一母两只快活的柴犬



身上，这不都是我文字里描述的情景么！

再就舞刀弄枪不安分总想打架的莽汉，搔首弄姿的娘们，闲得发呆发傻的哥们，饮酒喝茶的伪高士——从酒里喝出只鸟来的，是真人；从茶里喝出一壶禅来的，是伪士；没事弹琴弄月的，都闲得慌——全是活生生眼里人啊！

我让这些人在文字里待着，在画里待着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好玩。写作有时太累，不如画画轻松。画画于我就是为写作解乏的，但现而今却愈发觉得画画的诱惑更猛，每当我在想今天是写作还是画画时，总让画画的念头弄得把持不住，干脆今年以画画为主，下班后的时间多半交给笔墨，小快活自然收获不少。

过去送本辛辛苦苦写的书给人家，人多是说些客套的废话，现今人求我一幅小画，好酒好茶先自诚心奉上，一幅在手时，但见对方两眼放金光，那喜悦加感动，半分不假。我心里清楚，哪有几个人懂我的画？就像没几个人懂我的小说。但别人喜欢我的画的样子，令我亢奋，索性撸袖子接着画。我画画还真像鲁智深倒拔杨柳，虽好强使狠，却也有着那般不管不顾的淋漓的痛快，是有着元气的挥泼，不是玩小秀气的绣花、酸文人的矫情。我就想着原始人在洞壁上画的打猎野合的人形，想汉砖上的画，古拙而天真，直让人觉着生命的澎湃与不朽，我也真便愿意像个小孩子那么写字画画，但太多的经验告诉我们回不去了。那样一派天真的劲头早已被太多的文化取代了，我们变得世故而老谋深算，哪有简单而纯粹。像毕加索说的“一条线画出一片海”，我写的和画的东西似乎都是冲着“速朽”去的，这样想又难免有点忧伤，忧伤是盐，如果在我的文字和画里出

现，没准就是美。

素黑与繁艳，强悍或禅定，我当然会在文学和画作里营构铁栅后的豹眼与虎步，那是现代人的焦虑化身，我只想另一些创造回到小说里繁花竞放。

我还是认为，艺术这东西不能太正经，你不能被艺术这副担子压瘪了，不妨把它撸一边，该怎么玩怎么玩去，所以说有人从酒里喝出只鸟来，有人从茶里品出壶禅来，有人从字里打出套拳来，有人从荔枝里剥出个杨贵妃来，都是歪打正着的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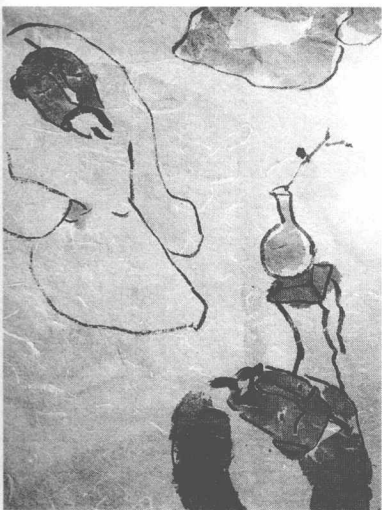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的老树，天津的李津，南京的朱新建，都对我胃口。作家里贾平凹的画，我以为胜过他的字；诗人车前子兄弟，那是神捉着他的手在画。这些东西活在世上的人怎能错过呢！

姚雪雪，江右才女也，又是美人一个，乃我多少年的好友，她觉得我的画好玩，要为我出一本书，我佩服她的眼力，就一堆画加一堆文字，我报一堆想取的书名，她单选中“画个人”。

画个人，不一定使笔墨，每个人都在用行为画自个儿，关键的不是给别人看，只要自个儿快活就好。

2014年11月27日

画梦录



忽然发现近二十年没提画笔了，当年弃画从文是心有不甘的，今日午睡做了一梦，似是接通了往昔画脉。梦境是在外祖父家后院，藤条瓜架下，阳光浸染，杉木板的篱墙是小朋友常常涂鸦的版面。是时我心有灵犀用舅舅从课堂带回的白色粉笔头，居然像模像样在板墙上清清楚楚画出两个人儿，一男一女，画完后，小伙伴几乎都惊呆了。那时的三四岁小儿都是一泊鼻涕搭过嘴，以扑苍蝇与捉蚂蚁取乐为能事，连本像样的图书都没见过，突然见其中一同类居然把他们自己或父母画了出来，想想看，自是吃惊不小。于是在院里传开了——老维会画画（注：我自一岁起，舅舅叫我做老维，一直叫到二十岁，反却不叫了）。

老维画了一男一女，真像。我外公闻讯过来，很认真地看了看，一点不吃惊。他老人家一向以有远见卓识而在老南昌羊子巷

一带闻名，早年他曾是旧军队的一名军官，一九四九年后，自然驮了“生意”。他一边扫大街，一边预言他这个被人称为“大头壳”的外孙，脑袋里有对金鸽子，将来非同寻常。所以外公见三岁的我无师自通画出两个人来，并不惊奇，对邻里小孩大人的小怪与大惊却是甚为不屑。与此同时，我的涂鸦竟涂出两人来的“声名”，还引起了篱墙里的一位剃头匠的注意。这位剃头匠街坊称唤他“秀清叔”，我印象中秀清叔也是外公辈的人，其实我的叫法是套用了我母亲、姨母、舅父们对他的称呼，现在看，有点乱，但那时南昌穷街陋巷里如我这般的土娃屁孩，是有些不讲究的。我的不讲究往往让秀清叔乐，这个年过半百的老嫠夫，反而对我的画开始了点拨，让我起码越画越像回事。我在他的鼓励下，甚至在整面墙和地上的大红石条上画出了如同蚁阵般的士兵，以及飞



机坦克开打的场面，煞是壮观和热闹。当然，那蚁兵，是秀清叔教的简笔画的，否则我画不了那么多人，更画不出那热闹劲。后来才隐约知道剃头匠秀清叔非一般人，他是老上海艺专的高才生，又入过青帮，混过旧军队，才沦为剃头匠。四十余年后板墙上的白色粉色画有鼻子有眼，如在面前，阳光灿烂。这是我的梦，抑或还是一种启示。我几乎就是从三岁的一次不经意的板墙涂鸦而开始了绘画，直到十七岁，从宋人刻板翻印的唐诗画意里发现了文字的诗意，从此掉笔写诗行文到如今，将十几年绘画的历史几乎湮埋。

午睡醒来，铺开宣纸，连画数幅水墨。画艺荒疏久矣，权作当年儿戏再现。相信我能捡起画艺，会找回一些感觉，自娱亦娱人。说实话，看了一些画家，包括一些所谓一级美术师和美术教授的东西，他们的平庸给了我自信。不过，我无意于与他们争名分，他们是混世欺世，我只是好玩，玩票而已。这皆是题外话。

街头记

1

与其说街头是属于革命的，不如说街头是属于市井的。

当我写到革命，那是属于童年，相对于暴力的，用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已经过去，而另一场文化的革命，被人称之为“后革命时期”，则刚刚开始。我的外祖父是旧时代的军官，业已被新政划为历史反革命，整天在南昌街头戴大高帽扫垃圾以接受改造，他老人家扫的街是旧时羊子巷到中山路一带，其间有菜市场、金角铺、土杂店、豆腐坊、粮站、酱油店、剃头铺、洋铁铺、财经厅、保育院、百货大楼，路上出没的也多是倒马桶的、推板车的、卖豆腐的、进城卖菜的、上下班的、油漆的、爬电杆修路灯的、挑担子的、蹬三轮车的、扛麻袋的、搬木头的、

担水的，没一个是闲着的，都在忙着什么，连走路也两手不空，拎着工具，目不斜视，而这一带恰是我等屁孩放浪的范围。外祖父在街头俯首弯腰接受革命的改造和路人的监督，不谙世事的屁孩如我等，却在街头巷尾玩得昏天黑地，无法无天。那时街头的大热闹莫过于游行，走在前面的两个掌旗者，各擎一结实的竹制旗杆，横拉一条幅，都是霸气十足的语句，后面是在阳光里滚动的红旗，有布的，有绸的，绸的格外柔艳，也轻薄，却少了粗布的劲气。队伍喊着强硬的口号，都很亢奋，那些口号在街道的房屋间乱窜，也有匪气。屁孩夹杂于人行道的老弱妇孺看客中，偶尔也没头没脑被游行的喧哗撩拨得很亢奋。

有看头的游行莫过于五一和十一大游行，省市各大机关、工厂、学校是要扎彩车的，且要组织军队、民兵、工人、学生排方

壬午年
庚子月
庚子日



壬午年
庚子月
庚子日



上·《下错了一步》（水墨设色）（132cm×23cm）

下·《赶紧打住吧》（纸本设色）（44cm×44cm）

队在街头展示的，地方首脑一早站在八一广场主席台上，市民天不亮就去八一大道抢占便于观看的好位置，挤在大人腿脚间的我辈屁孩往往满头大汗，等精彩的走过之后，人群松动，才好不容易看到个稀稀拉拉的尾巴。而令人震撼的街头游观，却是看五花大绑的死刑犯被押赴刑场前的游街，印象中多半是过年过节前总要打掉一批人，集中在体育馆开宣判大会，然后由公安、民兵、武警押上几辆解放牌货车，自八一大道、中山路、胜利路、阳明路徐徐行驶游街，犯人胸前挂着用粗大墨笔写明罪行并打着红叉的纸牌，有的犯人一脸苍白，却还咧着嘴仿佛在笑，让人看着心里发毛。屁孩看罢跑回家，外祖母一凶，便坐在板凳上，要老实半天。

诗人帕斯在诗里写道：“城市街道，伤口般触目的名称。”从句中可以想见，每一座城市的街道之名不仅是城市血肉的体现，更是城市人情感与思想的一个出口，其名称直接触及人的感官，或痛或喜，或忧郁感伤，或快乐惊喜，都是情感的连带。我们都有在街道里无忧无虑的童年记忆，那是斑驳老墙上一寸一寸的金子般的阳光，它连同灰尘一起印在记忆里，仿佛我喜欢的仿古洒金宣，在上面作画，即便画古代人物，也如同是前世。而街道上的初恋与出走，那转角处的情影和骑楼下的雨

帘，谁能忘记？人群中邂逅的仿佛是上辈子就相识的那张脸，我在南昌老城的后墙路遇到过，那曾经繁闹的市井，纺织品商店、肉铺、前进食品店、红少年电影院、东湖区法院、工农兵医院住院部大门，以及蚁附在其间的各种小饭馆、烟摊、小人书摊、码边机、鞋匠、烤红薯摊、突突冒香气的茶叶蛋炉锅、米粉铺子、鱼档、公共厕所，腥香酸臭混淆，明晃晃的太阳光总是射在法院的红砖墙上，住院部的围墙异样灰暗，而从胜利路通往象山路，横插电政路、邮政路、小金台巷的行人总是熙熙攘攘，络绎不绝——匆匆赶去上班的人和背书包的学生，骑自行车的，买菜的，闲逛的，手艺人，城管，排队买炸油条的，豆腐挑子，清洁工，食堂采购员，左顾右盼者，送报人。摊贩卖鱼鸭鲜蔬豆腐的吆喝声此起彼伏，悬浮在空气中，市井生活的拥挤与欢叫就这么日复一日地上演着。就是在这样的街头，我遇见了一生里重要的一张女孩的脸庞，像灰扑扑人群里的阳光，她使后墙路的街头在瞬间有了电影里的意味，女孩的出现，擦身而过，不经意的回头，目光的流转、交碰，都获得了类似经典慢镜头的品质。生活里的不期而遇是神奇的、美妙的，可以有多种解释又无解，这种际遇可能在一座城市的几个街头发生，可能在世界的许多城市街头出现，和世俗生活本身一样，日



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它由我们的目光编织而成。只有城市——人群密集处——街头，才有提供类似邂逅发生的多种可能，而转换在乡野，那只可能是遇仙记之类的事，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传说由此产生，它是属于乡野的记忆。

城市街巷是居民的群落，是生活场，也是昨天和今天的混合物，我的目光在古代南昌（那个主要由史料、遗址、时间的残留物所拼接的城市）和现代南昌（一个由楼房与街道叠加，由汽车和人群拥挤的填充物所构成的人造巨兽）上逡巡，我几乎失语，我为自己曾经为它写下的苍白文字而羞愧，那些在城市的庞然大物面前不击自碎的文字已是我虚荣的祭品。面对一座开发商几经转手而屹立在赣江岸边的无人问津闲置蒙尘的“鬼楼”，人们充其量只是它门前地皮上一晃而过的影子。阳明路地下通道偶尔传出的几声吉他的低音，仿佛城市的哀鸣，我经常从那里穿街而过，到八一桥公交站台等22路车回红谷滩，有时是深夜，城市只以灯光提示它的存在，而我们却是一群移动的影子。有一回在站台等车，豫章路口的省委老宿舍正在乘夜拆迁，笨拙的铲车伸出铁的巨臂朝水泥包裹的砖石墙上撞去，铁质机械的声音，泥石遭遇重击的声音，突然被一声垮塌的声音劈头盖脸地压下去，仿佛夜晚的轰塌，尘埃混合着夜色飞舞，使夜色有了形质。那一夜洪都宾馆的房客要纷纷迁徙吧，我想，但有人却津津有味地站在街对面老江报大厦下驻足观看，夜再深也好像不肯离去。电视台每晚连播两集的抗日大剧，在不停插播卫生巾的广告中结束，中央八套的美剧《复仇》刚好开始，床背的枕头再挪动一次，上卫生间，回头用遥控把声音调小。

过去南昌人一天的生活，几乎是从排队上公厕时开始的。人一起床，连衣服也来不及穿足，便扯半张旧报纸，冲往公厕。那时南昌公厕一般都设在街头和巷

尾，早起小便的队伍相比进展要快，一个贴一个，见缝插针，交替进行。而大便内急的男女同胞尽管个个状似十万火急，仍自觉排队，男的披灰色干部装或褪色蓝工作服，斜立在寒风中像发黄的破报纸一样瑟瑟发抖，女的或穿睡衣或梳着乱蓬蓬的头发，再怎么急，也耐着性子，循序渐进。多么令人难以置信，转瞬上班挤公交乱糟糟不要命的南昌人，此时却如此自觉而有序，亲朋好友也无人插队，仿佛排队上天堂——厕所在当年便仿佛是南昌人早起必排队朝拜的天堂。

我记得南昌胜利路射步亭巷口公厕，早晨是极为繁忙且热闹的，一条巷子的人，大多早上要往这里跑一趟，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射步亭这条老巷也不简单，是藏龙卧虎的，那几进的老式住宅，多是过去有钱人的旧公馆，现在统一归公由房管所管着，成了五花八门的大杂院。居民来自各行各业，有工厂工人、医生、小摊贩、搬运工、留城知青、待业人员、环卫所工人、殡仪馆入殓师、商店职工，也有知识分子、出版社编辑、市科技情报研究所研究人员、中学教师之类，还有改造后的老资本家、旧军官、成分不好的破落户等，甚至后来火遍京城的摇滚歌手罗琦，也是在这里长大并走出去的。那时我当然没注意罗琦，一条巷子的人也没想到她会成著名摇滚歌手，只是后来听说她在外面打架，被人刺伤一目，其余便不清楚。就是现今还在射步亭的老住户，对摇滚有所了解的人也还不多，毕竟是市井嘛。但是邻居发现深居简出住在射步亭二号楼角耳房的老头，一年到头沉默寡言，脸色阴沉，人偶尔朝那褪旧的镂花窗里瞥一眼，会看见老头在发黄的纸上用毛笔写字。一日，老头突然站在天井，用刮胡刀割静脉，邻居赶忙过去把刀从他手上抢下来，老人整洁的白衬衣上却洒着斑斑血红。还有一回他跳八一桥自杀未遂，湿漉漉地被人抬了回来。老头非一般人物，是黄埔军人，据说



追随过李烈钧，也加入过国民党，风光之后，余下的日子便不好过。虽然已在高龄，身如朽木，却还要接受有关部门派来的“保姆”监督，每周还得主动交代思想，写回忆材料，但这一切，颇不为邻居所知。

射步亭二号住过一个名叫曾德柳的旧军官，这人平凡，亦属凡尘里传奇人物，他躲过了战争的枪弹，甚至自己也一枪未放，却没有躲过新时代的牢房、改造、唾骂、糟践，又赢得一个美丽南昌女人一生至死不渝的爱情。此人生于二十年代，死于八十年代，中间六十年，他的身份是生米街少爷、半吊子商人、赣州军官训练团学员、庐山蒋中正近卫军军官、训斥兵痞的宪兵、逃亡者、不法商人、历史反革命、朝阳劳改农场业余会计、肝癌病人。他有一张斯巴达人的脸，和一副角斗士的身板，五官如刀劈斧削而成，仿佛转世投胎中国的罗马士兵。那年赣州冬训，一条毛巾从赣江拎起来就是一根冰棍，他吃不了这个苦，尝试过逃跑、装病、谎称家父过世等等，仍然被拎着耳朵训得比冰棍还直。数月之后上庐山，为蒋中正发表抗日宣言守大门。南昌街头，两个散兵调戏女学生遭他训斥，一担梨瓜被抢，让他兜头截了回来。老表千恩万谢，回到生米街，街坊们把一身呢子军服、腰别手枪、脚蹬高筒皮靴的曾德柳吹成关帝庙的神。其实他从没放过一枪，除了在妓院，他自称是一支连发手枪，弹不虚发。扬州妓是他的

专嗜，他甚至带过一个女人还乡，要休掉家中为他养儿行孝的发妻。土里的老父用噩梦敲打了他的脑门，有人卷带细软和小老婆逃往台湾的时候，他逃回了生米镇。一杆枪把他顶进牢房，一顶历史反革命帽子，使他全家上下八口人都抬不起头。妻子拖儿带女从生米街过赣江落户射步亭，曾家三个女儿如花似玉却贴上了有毒标签，两个儿子仿佛是天生的苦力，一个在朝阳农场种菜，一个在城里拉板车，活得辛苦。妻子出身贫寒好日子没过，穷困与受压的日子却没完没了，街坊劝她改嫁，她说死也是曾德柳的人。曾德柳，好不容易熬到摘了帽子，却得了癌症。他算着劳改农场给他补发的工资，也算着自己的命。他回忆前尘往事好像如数家珍，女儿说：“你当初为什么不去台湾！”他苦涩一笑：“那一去就不能死在家门。”女儿说：“你真会算，难怪人家让你做了会计！”只是他算到了自己不幸的命，却没算准农场扣着不给他补发的钱。人生，从无到有，先做加法后做减法。有的人总想一辈子做加法，最终下坠到低谷。有人知道做减法，生命通透空灵。

当年我是个文学青年，对出版社编辑自然敬畏，住射步亭一编辑，上海人，复旦中文出身，姓孟，个高，背略弯，一望而知是长期伏案职业所造成。他不苟言笑，几乎从不跟邻居搭讪，人自然觉得他知识高深，也不理他。他便有些曲高和寡，我内心对这种



人是有大尊敬的，每次也只是早晨在上公厕的队伍中见到他。他总是边排队等候边读一本书，且面孔严肃，任身前身后人大呼小叫，叽叽喳喳地聒噪，他只低头专注于书，我想和他说话，也仿佛针插不进，水泼不入。若干年后我成了他的作者，也交为朋友，是时，我们都搬离了射步亭，谈及那一幕，各自惊奇，又开怀大笑，原来他也有言笑的一面。

被上海人称作“爷叔”的金宇澄，近年以沪语叙述上海，得《繁花》一部，大火。他说：“在我记忆里，城市一直显现出它与乡村不同的种种风景与魅力，包容了种种不灭的内涵，饱含熟人的根脉，保存了个人、家族的感情与历史，上一代乃至几代亲戚朋友的讯息，蜘蛛网一样布满某个街区，徘徊于某一块空气甚至灰尘之中，城市同样储存了祖辈自别地迁来的痛史。”

2

豫章路在我的人生履历里是属于少年阶段，我小学与中学的部分时光都留在那里。豫章路口洪都宾馆在左，江报大院在右，拐角有个漆着黄红白相间的木制交警岗亭，亭里坐一戴苏制式锣鼓帽、穿白色制服的交警。交通繁忙时，他提着指挥棒，跑到阳明路与象山路通豫章路的十字路中心的圆形交警站台上，忙得团团转似的指挥来往车辆。那一尺来长的指挥棒极似家里的擀面杖，而圆形交警站台更像南昌市民每户用的木头脚盆。在我等顽劣少年眼里，交警往往是嘴里的取笑对象，取笑理由不外乎对于交警对路人耍威风的不满，以及一身制服里的乡巴佬势利眼的德性。那时街头每见围一群人，过去看看中间必是一骑车人在跟一交警纠缠，任被扣车的骑车人怎么低三下四对交警装孙子赔不是，一副痛改前非决不再带人或闯红灯的发誓赌咒模样，

交警硬是不买账，要三五块钱罚款，当年小青工一月才二十几块收入，那就是买双三接头新皮鞋的钱哪！有机灵点的就趁围观者还没上来，便赶紧跑到路边烟摊买两包5毛1分钱一包的大前门香烟塞入交警衣袋，也就被放过一马走人。不得转的，再怎么说得牙齿滴血亦无济于事，若是愣头青往往恼羞成怒，大吼：“你扒下狗皮，看我不揍扁你！”每逢此景，我辈顽劣少年皆哄笑，怀着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坏心思，巴望双方动起手来，而这时往往是来了两个骑单边摩托的交警助阵，众人一哄而散。于是我等边撤，边大声朝交警喊话取笑——那是模拟老表进城与交警表弟的街头对话，一个夸张地大呼小叫：“尿根俚呀，你站在脚盆盖上打转转哩做甚呀？”另一个故意压低声音答：“莫叫莫叫，叫得难听，我在指挥交通哩！”这几乎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南昌街头很流行的段子，臭小子上下学路上，嘴里没味，就飞上一段，便很不要脸地笑得东倒西歪。

豫章路僻静，不似现在有了多家酒店、小餐馆、便利店、茶庄地吵闹，当时只有三大机关，一是江报的院子，大门朝阳明路大道开着，夏日傍晚我往往一骑绝尘从象山路冲过阳明路的红灯，一头扎进毛主席题写的“江西日报”门里，任由交警尖厉的哨声在屁股后划破暮色，而江报院内一伙小兄弟却在我鼓掌喝彩。什么叫懵懂少年？那就是了。江报后门朝豫章路，里面是印刷车间，两排长条平房，里面是黑乎乎的大型印刷机，晚上日光灯亮到白昼。我上学去豫章小学首先要经过这里，门边有几个车库，木头门，灰色漆，里面停着一辆黑色苏制伏尔加轿车。印象中七十年代初省领导程世清也是坐伏尔加，车头上有一只俄罗斯白桦林的奔鹿，车顶天线似鹿角，神气地昂起。那时有天线的车极少，只有军队和首长的车才会神气地翘起那根东西。市郊洪崖丹井附近，未开发前原有一内部招待所，我家曾住旁



左·《小酒》（纸本水墨）（132cm×23cm）

右·《大酒醉不倒》（纸本设色）（132cm×23cm）

边，当时省革委主任程世清视察偶尔会落脚于此，他的座驾停在外面，一次放学回家，我出于顽皮与好奇，伸手摸了一下那车，竟被电麻得跳起脚来，怪不得原先见这车边有警卫员，这回没有，原来是放了电。江报伏尔加自然是没见天线，也不见得会放电。与我就学的豫章小学对门的，是省委机关宿舍大院，院内又分了几个院子，其中一个省委机关，余下的各是不同级别的领导，程世清也住在这里。豫章路直抵下沙窝，下半段有省军区大院，斜对着南昌七中（豫

章中学），我从豫章小学毕业升学到南昌七中。当时官方正批《水浒》，评梁山黑宋江，我却前呼后拥一伙小兄弟在豫章路招摇过市，心里崇拜着林冲、武松、卢俊义、燕青那样的好汉。半部破《水浒》读得不亦快哉，大呼过瘾，喜义气，好为挨欺的同学出头，少不得跟校内小混混结下梁子，每每在豫章路上神勇显身手，也被人打得落花流水、屁滚尿流过，可谓少年的“刺青时代”。豫章路这条道上走的少年，多是江报省委子弟，也有下沙窝、万年巷的青皮后生，我介乎二者之间，同学多是这班人，起冲突的也在其中。故冬天上课，棉衣袖里藏短棍，唯恐在街头遇上对头，便可拔棍防卫。却也有大意时，遭人截道围攻，叫天不灵，呼地不应，仓皇中只得落荒而逃。

